

韓文正宗 坤

~20
625
214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饗以嬉。夫饗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饗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隣。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

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昌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

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
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
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
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
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
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
焉。

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入音餘年矣。歲舉進士學
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
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

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
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
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
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
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
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
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
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
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
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
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

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
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
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
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
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
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
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克諸心行
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
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
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
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初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
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
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
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
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
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
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
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
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
無虻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
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

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詭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剗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

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

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
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
著其上韃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
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
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
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
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
中籍大曆甲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
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
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
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

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編終身不忘也因誦嵩
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
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
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
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
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
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
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
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
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
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
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

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贈張童子序 虞邵庵批云此篇勉張童子以學進一步說借明經來相並說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虞云此說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說試于州府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歲之

說禮部有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與前三千人

應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與童子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經一段重明輕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二段言童子童子得官之易

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
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太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
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五都即上文雍之伯長羣
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詞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
結上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
非欲速成者在一篇主意靠住夫少之與長也異觀
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
焉說童子當學成人成人與童子相對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
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
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
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說童子有
故告引證回路俱孔子門人贈是贈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負外郎愈嘗與偕朝道
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
其地迺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旆
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鞞服矢挿房俯立迎道
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
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
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
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
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
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

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
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
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入佐甚忠意
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
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
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
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
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
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

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
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
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
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
易然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
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
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
不可爬梳好則入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
踈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
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
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

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
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
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
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
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
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無御史大夫往踐
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入帥滄景德棣歷河南
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
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
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

入一本作又

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
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
字者所以祝公成故而來歸疾也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關告饑公卿廷議以
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
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
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
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
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
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

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水銀。唐方云銀雜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

朱一本水作

農兼事務，一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竒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三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

一五州之

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東坡蘇批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

一稿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
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一篇每
○迂齋批云一節是形容容得人意人却結在
客閑居人何如也一句上終篇全舉李愿說
人賢不肖何如也一句上終篇全舉李愿說
話自說只數語其實非李
愿言此又別是一格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藪
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
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
之谷大體李愿所居盤愿之言曰托愿人之稱大
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
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

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
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
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
而惠中多看他形容許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
列屋而閑居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之極寫大
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
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此說一節
當世人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
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看容他
之閑居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
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輕分別

韓文正宗卷下

甚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用看字他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此隱居節
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途是將進之退人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是將進
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伺候依栖態多處穢汙而
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是看他形容三樣態度各
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是看他形容三樣態度各
此者此狀物之妙宛轉反覆三百字只一句結了自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官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
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
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

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
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
吾生以徜徉

鄆州谿堂詩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
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
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
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
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
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禱心
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

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
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
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
六十年將疆卒武曹濞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抵
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
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
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
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
則恣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
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
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入之情

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
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
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是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
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
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
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
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
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
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矣九壘與塵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
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

韓文正宗卷下 十四

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
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蝨亡侯切節根之
拊之箴之石之膊音而磔陟格切說文薄脯膊之
疆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
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蕪葦公以賓燕其
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
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
贊稽經諏律稽考也施詩智切用不差人用不屈谿
有蕢瓜上音革下音孤孫曰說文蕢有龜有魚公
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戮徒故切遺此邦是庶音

爾雅
曰蔭

平淮西碑并序陳后山曰淮西碑序如書銘如詩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
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
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
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
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孳
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
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
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
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
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

碑文正宗卷下

具衛漣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子其少息
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
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
一 二 臣 外 朱子云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時朝
臣自以伐蔡為不可非獨外臣也若作
獨 一 二 臣 則 當 時 舉 朝 之 臣 皆 以 伐 蔡 為 不 可 又 非
者 又 指 武 元 衡 裴 度 一 二 臣 以 為 可 而 其 外 群 臣 皆 以 為
則 此 乃 謂 唯 一 二 臣 以 為 可 而 其 外 群 臣 皆 以 為
不 可 耳 諸 本 作 外 臣 又 無 外 皆 曰 蔡 帥 之 不 廷 授
字 皆 非 是 唯 作 臣 外 者 得 之 皆 曰 蔡 帥 之 不 廷 授
于 今 五 十 年 傳 三 姓 四 將 其 樹 本 堅 兵 利 卒 頑 不
與 他 等 因 撫 而 有 順 且 無 事 大 官 臆 決 唱 聲 萬 口
和 附 并 為 一 談 牢 不 可 破 皇 帝 曰 惟 天 惟 祖 宗 所
以 付 任 子 者 庶 幾 在 此 予 何 敢 不 力 况 一 二 臣 同
不 為 無 助 曰 光 顏 汝 為 陳 許 帥 維 是 河 東 魏 博 邵

陽 三 軍 之 在 行 者 汝 皆 將 之 曰 重 胤 汝 故 有 河 陽
懷 今 益 以 汝 維 是 朔 方 義 成 陝 益 鳳 翔 延 慶 七 軍
之 在 行 者 汝 皆 將 之 曰 弘 汝 以 卒 萬 二 千 屬 而 子
公 武 往 討 之 曰 文 通 汝 守 壽 維 是 宣 武 淮 南 宣 歙
浙 西 四 軍 之 行 于 壽 者 汝 皆 將 之 曰 道 古 汝 其 觀
察 鄂 岳 曰 愬 汝 帥 唐 鄧 隨 各 以 其 兵 進 戰 曰 度 汝
長 御 史 其 往 視 師 曰 度 惟 汝 予 同 汝 遂 相 予 以 賞
罰 用 命 不 用 命 曰 弘 汝 其 以 節 都 統 諸 軍 朱子云
今按前
軍 有 引 左 傳 討 其 軍 實 為 討 軍 之 討 者 恐 未 必 然
必 有 都 督 征 討 之 采 刻 石 自 有 遂 發 討 師 之 語 而
官 有 都 督 征 討 之 采 刻 石 自 有 遂 發 討 師 之 語 而
不 相 似 也 但 公 所 作 韓 弘 碑 但 云 都 統 諸 軍 則
有 旁 訂 者 為 強 引 以 從 之 也 曰 守 謙 汝 出 入 左 右 汝
惟 近 臣 其 往 撫 師 曰 度 汝 其 往 衣 服 飲 食 子 士 無

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
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
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
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
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朱
云今按莊子云人卒雖衆公語亦有自也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
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
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
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
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
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
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

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
饗賚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
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
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
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
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
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
摠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
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
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
師征有不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

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
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
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
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
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
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
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
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
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
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
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
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

無留者額額蔡城其壇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
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
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
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
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
左殮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
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
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
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
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
后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

赦不疑由天子明處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
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
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
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沉塞以武勇游
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
長者官至游繫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
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
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
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

侃侃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教故事出入敬恭軍
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
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
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
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
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
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之
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
俊即柄授之而請之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
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悉
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

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昭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孺而髮擲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讎嘏叫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

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鄆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自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

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
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
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
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
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
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
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
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
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
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
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

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
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
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
二人長曰肅元其官次曰公武其官肅元早死公
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
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
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
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
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公
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
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克自
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途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克

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
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
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
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珍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
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_{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
自為重輕故無敢犯者其銘曰在貞元世汴兵五
獠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礫其
梟狼養以風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
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為羣
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蔡其顛
呻與其睨胸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

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
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
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
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
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
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拔
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曹成王碑洪曰退之嘗云凡為文詞宜略識
字如曹成王碑用剡縣鐵批撒擦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
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在玄宗世
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

身擾王奉母大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今按古人語多用交字如陸宣公奏議云交駁物聽交下不存濟者之類意由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指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表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于衡法成令脩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娟上烏結切下音墨冒

蘇三音祝曰噎娟不嘗侍病不能出氣誣以過

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将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唐使將國良往戍界今按文勢則馬說為是唐使語料其如此耳今以馬說但國良初見當全書二名其後乃可單出如露雲光顯亦先全書後乃單也出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師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其關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

唐令民二十歲丁以下為推宋次道云推者雅
連高宗諱而闕耳呂緡叔云推者推也獨髻為
史傳寫誤耳唐人初不諱嫌名也陳以呂說為
唐令以推為未冠之稱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推而
取其一一以為兵即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
然唐志但云丁六為中而無救兵州東北屬鄉還
推字會要亦云然未詳其說今按屬鄉當屬大小之戰
開軍投降屬州去安州尚遠當作屬大小之戰
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
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
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
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
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仄革切不
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温
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歛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

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一作吏方從抗蜀本
一民而重威之一吏一軌民用吉日辰良體也使
令疑衍一字宿上或無所字非是○今按方說一
字是也但因沈存中說吉日辰良二句遂更不問
是非每有訛舛悉以迂就如此以一吏為吏一則
尤理之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
世傳為法任馬彛將慎將鏐將潛偕盡其力能至任
潛九字或作任馬彛伊慎王鏐將方云替李伯潛
也時馬彛掌幕府故不言將今從之偕盡其力能
一作偕盡其功借上或有王字其力方薨贈右僕
云力其非是○今按能字合在盡字上方薨贈右僕
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
士司門郎刺史隨唐睦徵為少宗正無御史中丞
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
節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
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吾

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
墓碑不亥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
辭曰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
作微二或字並作曹之祖王畏塞絕遷今按銘又
既或無下一句畏塞絕遷四字未詳
其義疑畏如畏厭溺之畏塞如其行塞之時也零王
黎公不聞僅存按新史明子俊嗣王傑子父易封
三王守名後史中宗神龍初以傑子胤為嗣曹王
薨復封胤所謂父子易封也胤薨子延延百載以
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
蘇枯弱彊齟音懇祝曰廣韻云齟齬其茲猖弱彊
或作吹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方云或云
句按公為銘不必盡偶句前已論之不可為法王碑
可見○今按劉碑脫句前已論之不可為法王碑

雖可為例然彼文從韻叶無可疑者而處王之所
此篇下文亦不可曉不知其果然否耳
唯舊之視蹶蹶居衛也詩曰蹶蹶行陸陸實取實
似今按方說無理作陸陸則叶故且從之然其
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南海神廟碑集註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
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
書并篆額其後元和十五年七月一日建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
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
上號為祝融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
言南海神次最貴矣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
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
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

唐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
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
黃木之灣鳥還切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
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
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
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
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
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
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
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

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
書左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以殿都甸南服公正直方巖中心樂易祇慎
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為表裸至
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
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
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巖如是敢
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
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
駁辛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
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

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
切方云概凡利也
五鼓既作
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
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
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地地來
享飲食闔廟旋艦音盧祥飈切早遙送颿凡音旗纛旄麾
飛揚掩藹於上音掩鏡切交鼓朝轟高管敷謀上
桑到切下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躍踊後先
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
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
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
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

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
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有節公藏
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世有四
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
能償皆以巧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
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
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
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
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
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
詩乃作詩曰

南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隋不
身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
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
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違公無遽歸匪我私公
神人具依

清邊郡王楊燕竒碑文

公諱燕竒字燕竒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祈州
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位
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
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
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
某其行矣其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

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
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負外置賜勳上柱國寶
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
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免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
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
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
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
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
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
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
馬使階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邑
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駿

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獻
款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
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
母隔于異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
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
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
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
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
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
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
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

異焉。君子於是知揚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
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牢保危，爵位
已躋。既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
烝孝子，思顯勲績，斷石于此，式垂後嗣。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栢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
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
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
下相賊，害卒儼，其國而沉，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
沉天，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

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
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
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
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王帛死生之物于
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
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
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
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
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
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
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

家天於栢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
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
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
城之隅棄玉几斫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
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
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
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
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
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
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狹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安靈
而父梁楠赤白彫剝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滅藩
故級夷庭木禿缺今按缺正字缺俗體然祈亡日

唐人多用之姑從其舊

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麻余惟遺紹而尸
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
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鄉
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
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請辭京師歸而
鏡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綿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
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
幾姓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
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
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

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
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
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
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元王死于
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
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
貴人承瓘_{北罪}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
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
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歛兵還營卒致從史

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
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
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
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
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早於配不宜語聞詔
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
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
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
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
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
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

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
書諱承玘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
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
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今按屬亦從戰捺
切如曷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
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墜原累石綿四百
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
千萬餘黑水室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
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
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
言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

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
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
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某官銘
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
早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
壇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
祖左孫爰響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
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
義四方其平士有怠息來覲來齋以饋柔稷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

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
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
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
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
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
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通四歸樂生興
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
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
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又不得
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
歸之大脩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

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
飭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
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
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
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
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
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
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
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
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
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

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
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
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
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後
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
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
苦濕兮高無乾杭古行切稌徒古切充羨兮蛇蛟
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朝議郎

守尚書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護軍韓愈奉勅
撰歐陽公曰自天聖以來學多讀韓文而

患集本後集錄言文得韓文之刻石如羅池黃
善本後集錄言文得韓文之刻石如羅池黃
弘正廟碑則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
易今以碑校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讎者妄
改易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
矣則校讎之際失於
取舍不可不謹也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
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
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
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御
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
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
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
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

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駟古裝切必泮閱之詩使
聲于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
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
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按魏博節
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
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
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
故事代父入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
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
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
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又得立廟
且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

身及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

曰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
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
指令業業音業魏土嬰兒戲兵嬰兒謂更戎愁毒
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
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壘
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
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
纛兜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
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

夏卿媿德娘賢

媿匹諸切娠之刃切又音身媿丑也娠孕也

梁國是榮

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于箸龜祖考咸喜暨暨音忌
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
亟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
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
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
苗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虛加然
上鳥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
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

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胡典
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
衡山之下繇郴琛音踰嶺緩狃民音所家魚龍所宮極
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飲聞而狀見也今其
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
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
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
戰兵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
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

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
人執羈居宜切鞫馬音的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
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
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
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
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
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
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
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
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
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
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

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
立者齟胡音顯又者飲者澣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
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五結切者秣者騎者
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
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牛大小十
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馬隼一
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
旗刃劔矛楯食尹切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登音簠
筥筐管錡釜錡其切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
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
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
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

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虞云言丞於縣事皆得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言主簿尉各一有此彼形丞位高而偏皆言丞於縣事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謂音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及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言縣事有不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得言丞不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无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

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
職既噤不得施用言崔公亦不又喟曰丞哉丞哉
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拚去牙角一躡故跡破
崖岸而為之丞聽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
桶與瓦墁切母官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
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澆澆循除鳴
不文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
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
記結語斬絕公事指文蓋不以丞職
為事而以種學績文為公事也

汴州東西水門記

井序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

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
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
賓客以落之士女字古和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
從事昌黎韓愈請紀其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
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屬疏
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
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
童噉嗥呼皆聲也劫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
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
丞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

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開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汙汙有君切轉流也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石以誌之辭曰

已虜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虜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虜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所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

說二經來大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
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
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
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
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
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
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媯切略豪州定遠丞
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
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讐為
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
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

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
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
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
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
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
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
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
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
取進士第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

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擬今
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
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
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監田尉拜監察御
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事者得罪例出
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
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
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
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
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
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

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
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
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
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
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
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子母俱
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
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
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
戲相徵逐詡詡虛甫切疆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

信一相示指天日涕泣擔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
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
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
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
人不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
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
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
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
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
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

後如今無疑也謝云此三節議論有斷制有回斡

高如一節文章之妙如此寧幾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

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

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

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

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

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

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

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

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

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從

考名曰

韓文公集卷下 四十一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補註後山詩話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墓誌

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
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
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
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
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
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
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
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
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

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
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
郎中告哀南方還言其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
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縣絳之
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
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
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
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
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
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輩指前公

韓文正公集卷下

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矣莫覺屬神徂聖
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
欲求之此其躅

貞曜先生墓誌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
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
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
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
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
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
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
諱郊字東野父庭玠彬音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

生先生及二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
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内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
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鉢心劇居衛切鉢時刃迎縷
解鉤章棘句拍擢胃腎擢音濁神施鬼設間見層
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撮人皆劫劫我獨有
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
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
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
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
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内母卒五年而
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

挈其妻行之與元次于閔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孔左丞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問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與相見幾為人守節清

韓愈上宗卷下

古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且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却令管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却令而以華州刺

史為大理卿

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恃恩恣

橫郡邑懼擾皆原禮迎犒百姓畏之如寇盜元和九年裴稟為下却令疾其擾人但據文供饋使和歸乃諸稟有慢言上大怒將以不敬論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懇救甚切乃釋之即此事也言小兒者蓋以田獵應奉者謂之五坊小兒事見順宗實錄會要亦有小使之名疑即此輩也十二
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歲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

韓文公集卷之九

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
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
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
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
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
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
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
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
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
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
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
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

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
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
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
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
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
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
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
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戡公
於次為第二公之薨載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年
八月甲申載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
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

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王常侍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
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
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
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
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
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
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
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
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

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推酒錢九千萬
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
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
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
浮屠老子象以其誑巧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數
年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
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
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
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
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
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其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
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

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
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
權臣為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
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
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
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
為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
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為文章無世
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
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
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
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

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
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
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括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
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
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歲

張給事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
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
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
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牧臣又始至
孤怯須彊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

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

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寶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竒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

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
脩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上一結切
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
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
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但音怛相也
朱子云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兔置魚麗等
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此
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二字乙之則韻自叶而義
亦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闇作鷓韻終不叶而義亦
不通也

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
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

羞面頰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言以對今按漢
抑首言伏地而抑首也此言伏立為君更令改章
氣猶言屏氣耳與漢傳語異
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
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得
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
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
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
有加矣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
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
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
起君君猶卧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

卽即誣奏君前在軍有其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
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
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
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
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吊
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
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
負外郎盖用嘗欲以命君者信音其志其年八月
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嗜欲
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
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
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

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
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
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
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
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
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
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
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戮音尚書兵部負外郎母
弟載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
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歲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王評事墓誌銘

王荆公云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也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
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力戾
詰切契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
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
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
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
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中第益困久之
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踏資息門告曰
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
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
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

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
厚奏為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
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
史觀察判官擢圻肥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
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音聞又鄉南山不顧中書
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
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
病輿醫京師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
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
祖徵右衛騎曹參軍父崇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
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芳阿衡太師世莫能用
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

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必與
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
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烏告切吾明經及第且
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
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
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
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
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
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毫
州永城尉姚佺他頂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之庚切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
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

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女挈壙銘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
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
可一掃刮絕去不且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
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
不可留京師迫遣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
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
增峯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
與其姆音茂女師也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
陽韓氏墓葬之女挈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
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

二十一日銘

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馬少監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
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
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
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
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
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
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
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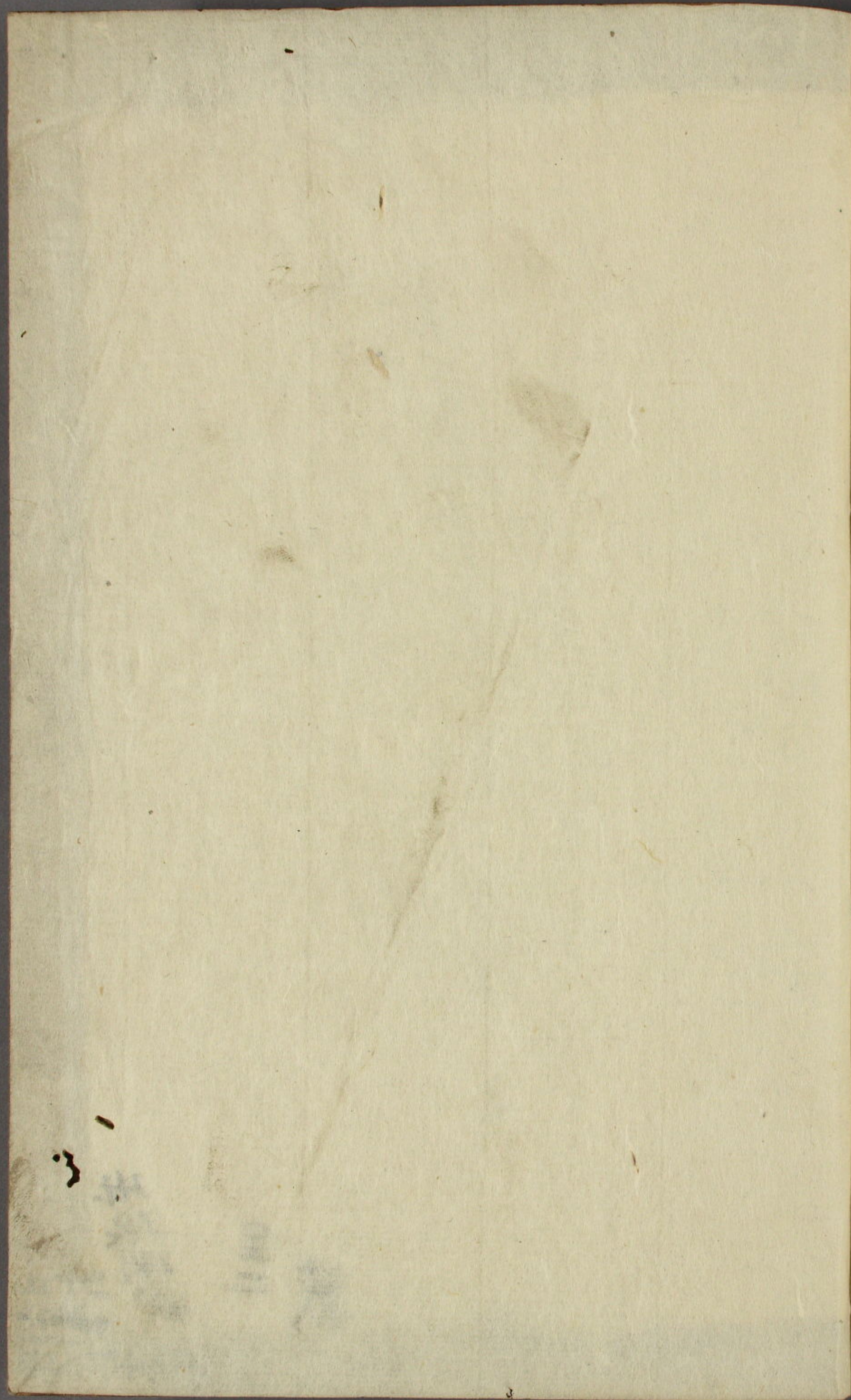
七



韓文莊宗相自



以下全て
白紙



車
上
品
紙
用

